



幸福塔罗

人生十讲

〔德〕赫拉迪·申克 著

胡裕 译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幸福塔罗

幸福塔罗

人生十讲

〔德〕赫拉迪·申克 著

胡裕 译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2-2003-10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福塔罗·人生十讲/(德)申克(Schenk,H.)著;胡裕译.——天津: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2005.1

书名原文:Glück and Schicksal

ISBN 7-5433-1826-1

I.幸... II.①申...②胡... III.幸福—通俗读物 IV.B8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7030 号

Copyright © Verlag C.H. Beck oHG, München 2001

All rights reserved.

授权单位: Verlag C.H. Beck

出 版: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 天津市南开区白堤路 244 号

邮政编码: 300192

电 话: 022-87894896

传 真: 022-87893482

网 址: www.tsttpc.com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版本记录: 850×1168 32 开 7 印张 130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6.00 元

(如发现印装问题,可与出版社调换)

引言 幸福是第四片叶子

传说。

一片叶子的三叶草代表希望；
两片叶子的三叶草代表付出；
三片叶子的三叶草代表爱。
也许你希望了，付出了，爱了，
却仍得不到幸福。
所以，当你有幸找到四片叶的三叶草时，
请一定好好珍惜。

幸福，就是传说中的第四片叶子。

在 CLAMP 那部风格独特的 CLOVER 中，
织叶一直在唱那首关于幸福的歌：
我渴望得到幸福。
我渴望得到幸福。

伤感而甜蜜的歌词。
空气中布满粉色的味道。
随着歌声，第四片叶子，



在朝阳初露晨风之中招展身体。

幸福到底是什么。

现在,人们觉得,
只要一切尽在掌握,什么都可以获得,
或者至少,可以获得相应的替代品。
幸福,在古代被认为是盘旋在命运绳索之中的金色小鸟,
在如今被认为是只要排队付账就可以吃到的烹鸟肉。

幸福是一种体验,
也就是,一瞬间。
人的一生中充满一瞬间,反反复复。
所以,幸福就是由无数个一瞬间组成的。

幸福是自己的表情。
所以,不要臣服于命运,因为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
每天的你都是新的。

幸福是获取的过程,而并非结果。
所以,在自己的人生面前,操自己的那一副牌面。

幸福到底是什么。

幸福,是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希望、愿望、欲望。
一小片热土。

所以,请静静想一想,
在哪里,
种你的三叶草,
收获第四片叶子?

作者简介

赫拉德·申克：

德国自由女作家，哲学博士。1948 年出生于德国小镇德特莫尔德。在杜塞尔多夫参加了高级中学毕业考试后，赫拉德·申克在科隆和英国约克度过了她的大学时光，学习经济和社会科学。1972 年至 1980 年，她在社会心理研究所任助教，并从 1980 年起成为小说和通俗专业作品的自由作家。她从 1995 年以来开始在电台担任主持人。

赫拉德·申克于 1994 年成为国际笔会的成员，目前在德国弗莱堡附近生活。她曾在 C.H.Beck 出版社出版过的作品有《简朴人生——在富足和苦行中寻找幸福》（1997）和《家·幸福·死亡——自传体报告》（1998）等。

目 录

- 引 言  幸福是第四片叶子/i
- 第一张牌  魔术师·幸福锻造者/1
- 第二张牌  战车·勤奋造就幸福/13
- 第三张牌  权杖·成功谁掌握/33
- 第四张牌  幸福之轮·命运的“神话”/51
- 第五张牌  幸福之塔·人生可实现/71
- 第六张牌  幸福之月·理想还是幻想/89
- 第七张牌  双刃之剑·现代文明的反弹琵琶/119
- 第八张牌  金杯·健康是福/141
- 第九张牌  力量·与命运交锋/173
- 第十张牌  太阳·幸福创造者/193



第一张牌：魔术师·幸福
锻造者



每个人都是自己幸福的锻造者。

“每个人都是自己幸福的锻造者”，这一众所周知的谚语曾被认为是过去三个世纪里描绘西方文化的中心素材。到了现代，它被再次赋予了新的含义，但其中却暗藏隐忧。

“每个人都是自己幸福的锻造者”，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按其愿望设计他的生活，并且能够积极地采取行动去影响和改变命运。正如谚语所提及的，我们并不是在不可知的势力下盲目任人摆布的玩物，而是为我们生活的成功担负着重大责任的主角。幸福不会轻而易举地从天而降，它是辛劳和汗水的结晶。拿手工艺打个比方便会一目了然——要想创造幸福，必须学会专业技能并全身心投入其中，因为原材料坚硬而易碎。只要我们重视规则，辛勤耕耘，收获的必然是我们的幸福。

在这条谚语的背后，蕴涵着一条个人主义信



仰：你——自己，创造了自己的人生幸福，意愿和行为的自由作为先决条件高于一切。它宣扬了事物的可行性和对其的控制，并以此来为个人行为所负的责任做辩护。这已经成为构建西方人形象的基础，此一世界观贯穿了过去的几个世纪，并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就是这样的一种世界观决定了我们相对比较科学的思维，并促进了技术的长足发展。我们的经济行为受之影响，并在科技进步的配合和推动下造就了物质文明的一次伟大飞跃。

推崇个人才能施展的信念，除了具有上述影响之外，还能在个人生活中打上烙印。在许多领域中，早些时代的人们感觉到的是被动和对外界势力的依附，而如今，我们能够在一幕幕的人生戏剧中认识和领悟到，什么是积极，什么是消极。我们每个人都在撰写自己的人生剧，剧目和样式由我们自己来修饰和装点，对此我们深信不疑。而且大部分人都认识到，我们人生的旅途、事业的成就以及物质的丰盈，都将由我们自己去决定。正如这句谚语所言，恰如其分。不仅如此，在我们人生的其他许多方面，我们仍把自己看做是人生幸福的主导者和设计人。譬如，我们不再相信爱情的降临是命运的安排，恰恰相反，尽管有时是不知不觉的，但我们都在示意和发出爱情的信号，并按照一定的原则在茫茫人海中寻找我们的人生伴侣。即使当关系破裂和婚姻结束时，拿主意、做决定的还是我们自己。我们相信，

我们的教育对孩子性格特征及人生观的形成起着关键性作用。很多人也承认,自己要为疾病担负责任——或许为了维持生计;或许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招致了病痛;或许还可以用我们的心理素质去影响和阻碍疾病的发生。

当然这种认知事物的方式也不无道理,我们之所以认为它正确,是因为我们的一举一动与我们人生的步履有着一层看得见的联系。换一角度观之,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太多坎坷的、不如意的事,这些都是我们身不由己和无法控制的。不幸、自然灾害、权利战争、被驱逐落得背井离乡的逃亡经历以及重病缠身和死亡威胁对亲人的折磨,这些无可奈何的人生碎片凌乱地洒落在每个人的记忆里。我们暂且称种种不幸为“命运弄人”,并摸索着去区分人生的多个条件和供我们自主设计生活的回旋空间。迄今为止,还未曾有过足够宽阔的回旋余地,可以与人们在当今世界的空间同日而语。或许在这里我们有些倾向于过高地估计这一空间,而对我们无法把握的外部条件有所低估。

从纯理论的角度分析,我们晓得,“命运的魔力”给我们创造自身的幸福划了一条界线。然而,人类怎样的经历才算遭受了命运?无论是与过去相比,我们如何着重地强调了个人设计生活的能力,还是把自己的遭遇归咎于自身或人为的因素,一切都那么引人注目:事业的成就?那是人为竞争下勤



奋的成果；贫穷和物质的匮乏？那可能是因为你懒惰无能，自食其果；突发事故的不幸？那也许是警惕心不够，犯了错误；一起骇人听闻的技术灾难？那是要求精密检测的地方出现了草率行事和玩忽职守；自然灾害？若是负责人及早有所防备，至少事先会有警报，悲惨的后果本可以避免；那重病缠身呢？终归其咎，至少应该有你不合理的生活方式一份儿。

在如此种种的背后，隐藏着人们的纯真和乐观向上的人生观：谁付出了艰辛，努力正确做好每件事，谁就会一帆风顺，就拥有了幸福，并成功地远离了苦楚。人们似乎试图在心理学的范畴否认不依附于个人主义的存在的真实性。因此，所有来自外界的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地对自身造成影响，并且人们可以通过自身的思索来控制。这些观点则在如今的“生活帮助参考”这类指南书籍中大受欢迎。

对人生价值实现的高估在我们这个时代尤为典型。与中世纪和新时代早期相比而言，它可谓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志。那时，人们把自己当做命运的依附品而设身处世。事实上，现在关乎生死存亡的灾难事件，如旱灾、瘟疫、水灾、饥荒也是时有发生；而且如今的战争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伤亡数目越来越大；每个成年人都经历着家庭里的死亡事件，亲眼目睹着生死离别的悲怆情景。当然，中世纪也没有什么现代的技术手段来对大自然的驯服夸大其词。



对个人人生价值实现的高估,同时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代特定人群的标志:对西方文明而言,以二战后几十年里的西欧为甚。对这一代人而言,他们的生活在没有安全,毫无和平,更无富足可谈的历史阶段里遭受煎熬。在德国,经历过战争的那一代人,多数绝对不会把自己看做是个人命运的主宰者而去积极面对生活。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本来有种种方案去设计生活,然而一方面是纳粹独裁,另一方面却是接踵而至的战乱、逃亡、驱逐和死亡,自己的生活无法步入正轨,扬起风帆。因此,处于这个时代的人无暇顾及如何主宰命运,关心更多的却是如何顺应潮流得以幸存,结果只能落得在这样的条件下无可奈何地艰难度日。如今对于世界上那些在困境中挣扎的人们,他们的命运也是如此。

对人生价值实现的高估又呈现出人生阶段的典型性。在人生的前几十年里,人们扮演着生命主导者的角色,这一阶段人们的行为富于创意和个性。他们还未意识到对别人的依赖性和反复出现的枯燥的生活模式,只是一味地乐观向上,也无法认识到自己对上一代人的依附。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联系和界线才会逐渐地明朗化。

而到了后半生,通常情况下人的经历会越来越多,但这些事件却不再由你所主导。战后出生的那一代德国人,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平静地生老病死,走过一生。所以许多人便鉴于那一点点的人生



阅历，希冀能够永远地把握人生。他们试图通过一些方式为每种灾祸上了保险，结果却掉进了被许多生活咨询顾问所宣扬的那种思维怪圈里——在那里人们被告知，如何能够永远成功、年轻和健康，甚或通过积极的思想去抵御苦痛和消极的事件。

如今，人们对那些“生活参考”的是否需要其实是无法估计的，它还很有可能被恐惧所吞噬，而动摇先前的那种“自我把握”的伟大设想。也有人能在这个层面上认识到按照自己的生活模式去实现人生价值是一种奢望，甚至学着去接受依赖性存在的这一现实，于是，为了消除这一担心而去寻求别的途径就变得必要起来了。

对生活价值实现的高估同时存在着人的个性因素，某些人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趋向更为明显，可能是因为这些人在大多时候抱有能够主宰一切的念头，而且曾受益于这种观念，并在很长时间内几乎一帆风顺。

对于出生在二战后的我来讲，对人生可实现性界线的认识也是迟迟才有眉目。年轻时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幸福的创造者，只要真正努力过了，任何事情都办得到——这是一些具有雄心壮志、有能力和天赋的人的典型信念。当然他们的人生旅途自然充满了重重困难和接二连三的挑战。

有两种简单的经历不得不使我，也不得不使大家去正视可实现性的界线。其一是所谓的“命运弄



人”，有的事情即使我们去争取，也不会如愿；其二，我们不愿看到的，甚至极力去避免发生的事物却偏偏接踵而至。我们尽全力去设计生活，其中不乏小有成就，但到头来，我们的那个最高的人生理想却空空如也。此外，我们也无时无刻不在遭受着令人悚然的灾难，如突发事件、威胁生命的慢性恶疾、残疾、暴力、行窃等事件。而对我们努力去获取的至关重要的东西，最终却如同竹篮打水一无所获，甚至我们深爱着的人也弃我们而去。

可实现性的这种幻想本身潜伏着某种危机，它往往迫使我们对于那些个人目标追求不懈，而对于这些目标的深层含义却无人问津，迫使我们投入所有的精力去否认人类生存的那种苦痛并敬而远之。而为了对我们无法改变的事物进行统筹安排，我们要用充沛的精力去承认和接受其存在，并把它带到生活中去。

可实现性幻想与个人主义同出一门，二者在历史上呈现共同发展趋势。一个独立的个体在实现自我，即寻找幸福的道路上，对自己的生活有着自主权和责任感，因为挖掘自我潜力、实现自我价值和自主决定人生是个人主义的信条和信念。它伴随着启蒙运动而产生，20世纪风靡于整个西方世界，并曾在七八十年代打出了社会解放运动的旗帜。它产生于一种教育思想，把个人的发展和教育作为实现社会地位、获得升职和财富等生活目标的工具。这



两百多年的具有古典市民性质的个人教育思想,即不懈追求,在其父辈的谆谆教诲下更是根深蒂固。这一点在德国体现得尤为显著,四五十年代的人们在二战后一贫如洗,对国家社会主义的那段时期感到羞愧和耻辱,前途道路坎坷不平。于是他们把使命转交给了下一代,希图在自己的失败和下一代的幸福中找到一种平衡感。

基于这一背景,20世纪的后五十年里,人们的事业蒸蒸日上,生活前程似锦。战后第一代中的许多人经历的发展呈现出不可阻挡的繁荣趋势——从小学教育直到进驻工作岗位。收入在增加,生活水平在提升,住房越来越宽敞,现代化设施愈来愈丰富和舒适,轿车也日趋豪华,人们可以享受更多的旅游和休闲。这代人的生活可谓一帆风顺,没有严重的社会灾难,也未曾遭遇过经济危机,社会的稳定与和平更便于他们勾勒个人的生活蓝图。所以说,取得成功的人把自己看做是幸福的创造者也不足为奇,他们雄心勃勃,他们努力奋斗、执著追求,所以他们获取了成功。

当个人主义的盛行趋向缓和,甚至逐渐销声匿迹,生活变得殷实起来时,人们却有了一种不自然的感觉。完全凸显自我使一种空虚感在人的中年时段显现出来。这一代人中的佼佼者,对于“我们”这一称谓也只在以家庭为背景的联系中使用;另一些大的团体和组织随着个人主义化的发展也失去了

国家社会主义：一种企图利用旧国家政权进行社会改良的资产阶级思想。这种思想对讲坛社会主义有相当的影响，与纳粹主义联系紧密。

“团体”的意义；家庭的期盼和自豪也往往是个人前程发展的动力——在特定的时期，有必要建立家庭，以为这样就能为由于升迁而背井离乡的家人营造一种特殊的关系。

就德国而言，与国家社会主义所宣扬的所谓“不分你我的团结观”划清界线，在某种程度上则使得战后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潮一发不可收拾。国家社会主义宣扬的是一种反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它要求把自我归属到整个民族团体中去。一个自我的家庭在某种程度上对生活各阶段有着消除空虚和化解不快的功效，并防止个人掉进自私自利的怪圈里去。

这一代人对幸福问题的狂热思索和探求并非偶然——甚至他们的下一代也是如此，他们在思想中继续着不断深化的个人主义色彩，并且成长在一个很少有积极和客观未来可谈的社会环境里。如今进入而立之年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经历也很少没有坎坷，而且大多数人也是为解决温饱问题开始奔波的。他们的问题在于无法正确估量自己的能力（这种能力没有专一的目标），以及潜在的对富足状态的倒退或衰竭的恐惧心理。对生活幸福的追问在这个关系层面上讲的是对其深层涵义的索求，而且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讲，由于基督教世界观的淡漠和逐渐褪色的力量，这个问题不再能够通过传统的宗教形式来解答。

